

# 张力奋《牛津笔记》的生命叙事： 读书是为了征服愚昧和无知



《牛津笔记》  
张力奋著  
学林出版社 2020年9月

11月21日，南京迎来了立冬之后的第一场雨，让人初步领教南京冬日的湿冷。不过，位于城南晓书馆里的一场“围炉谈话”却分外暖人。当日，著名媒体人、前FT中文网总编辑、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张力奋《牛津笔记》新书分享会在这里举行。他与他的同时代人——著名新闻传播学者、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杜骏飞一起，回溯60后一代人的精神成长，并就大学教育、中西文化交流、个人阅读等展开气氛热烈的交谈。张力奋十多位复旦大学同学从全国各地赶来南京，为老友新书发布助阵。

张力奋生于1960年代，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1984年留校任教，1988年去往英国留学。之后的20年，他在遥远的西方远观中国渐渐展开的全球化，体验中国人重建国家认同，实地报道“中国崛起”。2016年回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任教。迄今，张力奋在中国与西方生活的时间几乎完美地对半两分。《牛津笔记》以日记体的方式结构全篇，作者用直白的文字和黑白影像记录其2017年在牛津大学客座一学期的所见所闻所感，其中穿插了作者中西方生活、采访、观察的经历见闻。

这是一本饱含温情的书，它如同一艘归港的航船，满载欣喜与感动，无论是对游子或是归人，都饱含亲切。这不仅是附在一位记者、一位学者身上的符号，也是生活的叙事、生命的叙事。而从两位学者的对谈中，我们不仅能够看到张力奋旅居牛津多年的心得感悟，更能看到他于新旧之间、中西之间的淡然处之，以个体对抗宏大叙事的我执，以尊重跨越文化鸿沟的信念，字里行间，静水深流。

现代快报+ZAKER南京记者 陈曦

## 对时事、人文、历史和生活的洞见

世界和人类——两个再宏阔不过的话题。但是翻开《牛津笔记》，里面充溢的是日常生命体验，而非宏大叙事。堆沓的旧报纸、角落的古董店、牛津的阳光下下一辆单车走街串巷……这些，融汇成充满秩序与情感的交响乐，在张力奋的笔下流淌。

张力奋说，这么多年一直困扰他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正常社会应该要有怎样的语言？

“因为我自己的童年、少年和大学都曾经经历过宏大叙事的年代。所谓宏大叙事往往只是一种语言和视觉的想象。这样一种因为理念而创造出来的世界往往非常的虚弱和苍白。看上去它告诉我们很多东西，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很切实的日常生活的记忆作为基础，那它只是一个空中楼阁。很多生命体验和记忆，本来就是碎片的、裸露的、不经雕琢的，那何不保存它本来的面貌？宏大叙事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时代病，所以我希望我们重新回到个体、回到细节，回到日常生活。其实我在这个里面可以写很多我在牛津遇见的名人，那这本书的味道就会不太一样了。这是需要去抵抗的一种诱惑。”因此，张力奋说，这本书看上去是一个非常自由的写作，其实没有一件事情不是一个选择。他在这本书当中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否能够比较诚实地记录和保存我们的记忆，这也是他用碎片化、日记体写这本书的初衷。

杜骏飞表示，《牛津笔记》让他看到了一种正在消失的书写传统，是对时事、人文、历史和生活的洞见，是英式随笔与中式小品的曼妙结合。虽然他自己写作多年，但张力奋的写作依然是他所追求的一种写作风格。

“我们现在写作出了问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我们的语文范本是一种装腔作势、言不由衷的范本，而且不美，不美就罢了，还缺乏理性、逻辑、论证、反驳，这些都是有问题的。张力奋这本书当中有过去老文人的腔调，用简单句表达复杂的意思，词汇相对比较少，但是能够给你留下复杂的文化印象，情与理的结合非常强，是一种很自然的写作，是经过多年刻苦写作之后终于达成的松弛感。这种松弛感有点类似歌手在舞台上的即兴歌唱，不需要准备，就是以那种表

达自己真情实感和不惜表现出瑕疵为美学的追求。从汪曾祺开始，包括陈丹青他们都是这样一种写作风格，是老派的中文写作，我觉得迟早在中小学要恢复这样的文本。”

## 读书、学习是为了征服愚昧和无知

《牛津笔记》给读者一种感觉，就是作者试图实现的不仅是作者和读者之间的沟通，更是通过独特视角和精妙语言的使用，展现中英两种文明传统的共性与差异，进而促成一种文化上、观念上的融通。那么，二十多年英伦生活给张力奋留下的最深刻的文化记忆是什么？

“其实当你真的沉浸到另外一种文化时，你会发现人和人之间的相同是远远多于不同的。所以我希望这本书可以加强人与人之间、不同文化之间的信任。写中西，我不是要写中西之异，而是写在很多外在的不同之外，我们还有很多共同的人性的东西。我对不同的文化，都希望可以感知和融入。”

“我对农村的感觉是很好的，我小时候在宁波生活过，当时农村其实是很贫乏的，但是它给你带来很多很美好的记忆。我到英国去，也不是因为英国是个强国，英文化当然是个强文化，而应该是，你到了那个地方，你选择去跟那个文化发生关系，你就首先必须尊重它。”

“现在我发现很多我的小留学生朋友，他们有的时候还没有在另外一个国家待上一个月，就已经有了很多的批评、批判。甚至他们是带着某种偏见离开故土，到了另外一个国家。所以，我觉得对另一种文化的基本的敬畏，应该是我留学时期非常看重的一样东西。”张力奋说。

评论界认为，《牛津笔记》可以媲美蒋彝的《牛津画记》，名为笔记，实是一段旅程，途经历史与现实、东方与西方、知性与情感、人与自然。可以说是中国留学生出国前的必读。

“中国现在到了一个由富转贵的关键时期，这个时期需要依靠哪些养分？中国古典文化，这点毋庸置疑；另外，全世界最好的精神营养、最伟大的文化传统，我们也是要去掌握的。如果你有机会去留学，我主张你们去。向他们学习，跟现代文化体系对话，甚至超越。留完学后回国，让中国伟大文明传统在西方文化的浸润之下打磨得更

加光彩夺目。”杜骏飞说。

“八十年代，杨振宁先生、李政道先生经常到复旦，我的数理化都比较差，但是我记得当时听过杨先生讲座，讲‘物理学与美’，为什么这代科学家他们有那么好的文字修养？他们在童年接受了完善的教育。我自己对我这代人评价是比较低的。我们这代人没有正常的童年，没有正常的教育，我如果不是因为出生在上海，我当时的考分进不了复旦，当时复旦至少一半名额是给上海当地考生。所以，英国生活对我最重要的影响，是让我看到什么是一个正常的社会，什么是一个正常的日常生活，并且看到社会演化过程当中的那种静水深流。牛津教育没有大喊大叫，就是本着一种精神，在一种很缓慢的渐变的过程中，能看到一种静水深流的脉络在里面。”张力奋说。

分享会现场来了很多高校学生和学术界人士，《牛津笔记》的写作对象也是那些接受过良好教育、甚至有意愿出国深造的人。现场一位读者抛出了一个话题：读书这件事不分对象？譬如说，一个养猪专业户是否有必要去读约翰·洛克？

“一个养猪专业户是应该去读洛克，还是读‘母猪产后护理’呢？我的回答是，还是读母猪产后护理。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分享读书体验，是不是要屏蔽无心向学的人群呢？答案是：不是。为什么呢？我以为所有人都有向上浮动的渴望，这是人最基本的渴求。学术是为了什么？哈贝马斯的回答是为了征服，‘征服’不是我们网上键盘党征服世界的意思，是征服野蛮和无知，所有人都为这个而念书、学习。养猪专业户读书，首先为生存，但是不可能永远为生存，不可能他的子孙后代都养猪。相反，你如果是养猪专业户，你会期待儿子、孙子会有更高的追求，期望后人享受更好的生活，包括精神生活。所以，养猪专业户也许生活得非常底层，但是他的孩子有一天念完书回村帮他父亲，甚至扭转污染治理，这就是洛克的价值。文化由高向低是真正的精神需要。”杜骏飞说。

## 功利阅读时代，重申“自由而无用”的精神

虽然张力奋一再反思60后这代人是精神贫乏的一代，但毋庸置疑的是，他们也是从80年代那个理想主义高扬的时代走来的一代人。那个时代的人，无论何种

专业出身，对知识、对文学都有遏制不住的热爱。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夏琼是张力奋的同班同学，在高校执教三十多年，她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现在学生们的阅读越来越趋向“功利”，当然她也理解，刷分、考研、就业这些巨大的外在压力使得他们无暇去读那些“无用”之书，于是她在现场向自己的同学和同行抛出了这样的疑问和困惑——你们有多大力量能够改变这种现状？

对此，杜骏飞表示，他并不觉得上一堂课，或者在网上写一千、两千篇文章就会有多大的用处。“在时代洪流里，每个人不是一滴水也是一粒沙。但我坚持认为，当我们跟学生讲了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的时候，还是有历史的效应。这是因为一个人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而做错了的时候，是远比他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而做错要更好的。”

“我也不知道能有什么作用，我们写的文章其实也没有什么人看。我辛辛苦苦写博客、微信那么多，只有10万粉丝，徐静蕾第一天就50万，鹿晗第一天就500万，我们在这再发表宏论也不如明星粉丝多。我也无所谓。但将来有一天，我不希望因为自己能做而没有去做而感到后悔，这是我的答案。”杜骏飞说。

张力奋认为，自由意志对人而言非常重要，他现在回复旦教书，就讲一些专业和实践当中自己认可、相信的东西，学生可以选择听，也可以选择不听。

“我非常有幸来自一个信奉‘自由而无用’的学校。我们读书的时候，从现在来看是很不正常的大学，很多老师都是从全国各地甚至是从牛棚里解放出来的，十年已经没有做学术。我们当年进校没有学前教育，没有开学典礼，没有离校，毕业的时候也没有学袍，一切有仪式感的东西，我们那会儿都没有。但是复旦人就是有那么一种情结。这个事情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当一群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彼此都在用非常巧妙的方式影响对方。”

回母校任教这几年，他感受到复旦人总的精神脉络并未改变，即比较温和、“自由而无用”。“在我这本书里面，如果还有一些当年的余绪的想法，就是希望你们能够真正享受大学，它能够给你们的东西是超乎你们想象的。我们说的‘自由而无用’，其实这个无用就是说目的性不要太强，不要太明确，反而有的时候你的天地会更开阔一些。”

# 郭爽、周恺获评“《钟山》之星”年度青年作家

快讯（记者 张珏任）11月14日晚，由《钟山》杂志社主办的第二届“《钟山》之星”文学奖在南京举行了颁奖礼。郭爽、周恺获评年度青年作家，丁颜的《有粮之家》、三三的《唯余荒野》、余静如的《鹤草洲的葬礼》、林培源《神童与录音机》、孟小书的《请为我喝彩》、秦汝璧的《华灯》、董夏青青的《在阿吾斯奇》七部作品获“年度青年佳作奖”。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徐宁，省作协党组书记、书记处第一书记、副主席汪兴国，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

高民，四位鲁迅文学奖得主——陕西省作协副主席吴克敬，吉林省作协副主席、《作家》主编宗仁发，《雨花》主编朱辉，《扬子江诗刊》主编胡弦，以及《钟山》副主编何同彬等出席典礼并为获奖者颁奖，省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钟山》主编贾梦玮主持典礼。

贾梦玮表示，“时代、勇气、难度”，是推出“《钟山》之星”文学奖的宗旨，也是对未来中国青年作家的期许。该奖旨在鼓励青年作家把新的思想、经验、语言、梦想注入文学，以不倦的探索拓展思想和艺术

的疆域，以活跃而勇敢的创造、独具个性的勘探，成为中国文学保持勃勃生机的不竭动力。获得本届“《钟山》之星”文学奖的青年作家们秉持对汉语文学写作的敬畏之心，他们的优秀作品在思想性和文学性上都呈现出挑战难度的勇气和力量，敏锐地捕捉和探索了新的文学内容和表达形式。

周恺在2019年初出版的长篇小说《苔》是去年文学界广为关注的一部现象级作品。周恺表示，在《苔》出版前，他也经历过对自己作家这个身份的焦虑，但《苔》的出版

让他摆脱了身份的焦虑，现在他已经获得了自己喜欢的写作状态，正在酝酿新的作品。

从媒体人转型职业作家，郭爽近几年在虚构和非虚构两方面都取得了让人瞩目的成绩。她在获奖感言中引用布罗茨基的一句话表明写作对于她的意义，“一个人成为作家或是做了读者，这无关紧要，他的任务首先在于：他怎样过完自己的一生，而不是外力强加或指定的、看上去甚至是最高尚的一生。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只有一次。”

辞去律师的职业选择去人大攻读创造性写作专业，文学让三三认识到生活中的很多事情也许都是虚幻的，并且让她“更有勇气每一刻只做更想做的事情”，而写作正是她最想做的事情。

现在跟随部队驻扎在南疆的军旅作家董夏青青在获奖录音中表示，在《在阿吾斯奇》一文中的哥哥和弟弟，同样也是她现实生活中的战友，他们勇武过人、无私忘我，绝境中不辞艰险，为他人利益而不惜奋斗、牺牲，而她作为见证者同样也肩负着书写的责任。